



食

## 记忆中的年夜饭

时下论吃的喝的,天天都像过年,但记忆中的年夜饭,还是让人感觉到了一种感恩、尊老、渴望的味道。

在老家,常常是大年夜的中午开始准备祭祖仪式,点上香烛,各式菜、饭摆满了桌子,主持祭祖仪式的男主人,一般是父亲或者大哥,手中拿着一炷香,走到大门外,口中念念有词的请各位祖宗先辈们回来过年,依次磕头后焚好纸钱锡箔,这些用来祭祖的菜和饭是不能食用的,至少要放在专门的香几台上好几天才可以处理。

然后就是准备年夜饭了。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是一年中最好吃的一餐。但也大多是一条鱼、一碗肉、一碗豆制品和一些素菜,这就是儿时盼望的“过年”了。后来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年夜饭的花色品种也日渐增多,但鱼是必不可少的,无论是红烧鱼,还是糖醋鱼,或者是酸菜鱼,鱼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大餐,但有一个规定,当天的鱼是不能一次吃完的,因为不把鱼吃完的意思就代表着年年有余。其次就是豆芽烧豆腐,这是一个如意菜,表示长长久久、白白胖胖的意思。最后端出的是赤豆红枣小汤圆,寓意是早出头,大团圆。

曹建明

## 舌尖上的济南年味

济南有着浓厚的民风民俗,淳朴耿直、豁达好客的市民,把传统的习俗薪火相传,舌尖上的年味,令我们天天盼着,一饱眼福、一享口福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过年的必备饭菜,普通家庭免不了“四大件”,水饺、酥锅、炸货和八宝咸菜。当然,有条件的炖鸡、炖肉、灌香肠、蒸馒头、黄面糕也是必不可少的了。水饺,讲究必备荤素各种馅,一般为韭菜肉和胡萝卜素。

酥锅制作就复杂多了,原材料少不了白菜、海带、藕,另外肘子骨、鸡、鱼、面筋、肉等就随便添加了,酱油、醋、香油、大料葱姜、盐、糖等适当调配,各家都有各家的秘招。满满一锅不加水,用微火焖一宿,做好之后能吃到正月十五。

炸货是年前两、三天开始准备,炸鱼、炸藕合、炸里脊、炸萝卜丸子、炸地瓜片、炸麻叶等样样都很美味。八宝咸菜是用五香疙瘩、肉皮、花生米、黄豆、桔皮丝、萝卜等切成丁,炖上一锅成为必备小菜。

除夕夜家家户户亲人团聚,请上家堂摆上香烛供品后,大人们边包水饺边聊天、孩子们放鞭炮,待到十二点为“午更天”,大人们草草收拾,桌面摆上香烟、瓜子、花生、花糖等,准备迎接凌晨开始的“拜年”。初一基本不吃饭,简单吃点水饺,初二再去姥姥家,真正吃上自备的年货,从初三才算开始。

王长海

如果你在外地工作,每当要回家过年的日子,你最思念的人是谁呢?我想大多数人最思念的是自己慈爱的母亲,因为对我们付出最多,却不求回报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。而我最思念的亲人是我母亲的母亲,就是我的姥姥。

我小时候是在乡下的姥姥身边长大的,我对姥姥有极深的感情。每年过年的时候,姥姥都会买几朵漂亮的丝绸头花,给我和老姨、二姨过年时戴,那小巧美丽的头花戴在头上,映衬着水嫩嫩的脸,分外的可爱。因为我在姥姥家年龄最小,姥姥总是那么宠着我,那最漂亮的一朵绸花一定是属于我的。

小时候,姥姥家里很穷,平时总是舍不得买肉吃,积攒了

小时候,家住农村。本来,农村的冬天是沉静的,然而,一进腊月门,便在我们小孩子们快乐的童谣中热闹了起来: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糖瓜粘……”。记得那时,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父亲、母亲一起忙年,虽然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,但我对于年的记忆是温馨的,因为过年赶年集、贴春联、放鞭炮、穿新衣、吃糖果、给长辈磕头、出门走亲戚、收压岁钱,这一个一个故事承载着我童年数不尽的欢乐,浓缩着一串串美好的回忆,至今想来,依然温暖如昨,荡漾心头。

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,父亲是一名教师,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,所以街坊邻居纷纷来请父亲写春联,父亲总是来者不拒,有求必应。于是在我家那不甚宽敞的屋子里这个时候就摆满了红纸和墨汁,只见父亲稍作凝思,蘸满墨汁的笔便在红纸上沙沙移动,点横撇捺,一提一顿,落地有声,刚劲有力,黑墨在红纸上慢慢洇开,散发出一缕缕淡淡的清香。父亲的毛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了一番,一副春联很快就完成了,

在我的记忆里,儿时的年末除夕不像现在,集市上没人专卖春联,每家每户先买回大红纸、毛笔和香墨,按照大门与屋门的规格要求裁好红纸,跑到我家让我爷爷帮写春联。因爷爷是村里以前的私塾先生,现在人们都叫文化人。爷爷给村民们写春联,分文不收,只是帮忙,来者不拒,从不嫌烦,四邻八舍都会来我家取几幅好春联。

村里左邻右舍来让爷爷写春联,还给出个雅致的美名“求”字。求春联时,有的是大人亲自登门,有的是托付孩子来,不管求春联的是大人或小孩,都是笑呵呵着来,满心欢喜地带走。大多数来求者,顺便带上一包香烟,说是作为酬谢,不如说也是新年的礼节。香烟往堂屋爷爷写春联的桌子上一放,相互客气半天,爷爷还是立即打开香烟,分散给满屋子等待着求春联的人。

屋里弥漫着喜庆的气氛,求春联的人按来到先后次序写,轮到了谁家就由谁家的大人或小孩伸展红纸。爷爷写春联向来不

一年的钱,到过年的时候,会买一些猪肉吃。过年那几天,姥姥家一大家子人都聚在一起吃饭,爆竹声声,热闹又开心。生产队组织的秧歌队会挨家给大家拜年,当秧歌队在姥姥家院子里扭秧歌的时候,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除了扭秧歌,队里的戏台上还会有二人转。大家一边吃瓜子,一边看二人转。农村的娱乐生活虽然仅限于过年,但是大家快乐的程度,不亚于除夕夜看春节晚会。

姥姥总是忙里忙外地给我们准备吃的,除了吃饭时能够吃上猪肉和鸡肉,过年时我们

晾干后交给对方,引得人家啧啧称赞,连连感谢。当然,多数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,还会客气地送来一两把大葱、韭菜或是鸡蛋等作为酬劳,父亲总是推让不过,撵到门口时人家早已笑捧春联而去。

母亲是个手巧的人,窗上贴的窗花,供奉用的枣饽饽都是她亲手做的。除此之外,母亲还会裁剪衣裳。那时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,所以过年时家人添置新衣裳母亲首先想到的是给爷爷奶奶。她一般瞒着爷爷奶奶从年集上扯回几尺布料,展开铺于炕上用画粉划好线裁剪后,便专心埋头在缝纫机上,脚下有节奏的踩着踏板。有一年为了赶制新衣裳,母亲通宵达旦未睡,我半夜醒来,发现母亲仍然在泛着橘黄色的如豆的煤油灯下不停地操作着缝纫机,至今想来我仍感觉母亲趴在缝纫机前做针线活的哒哒声,仿佛是一首欢快的歌曲在脑海里流淌。当年三十,母亲把亲手制作的新衣

用思考,像是满脑子里装着吉祥如意的话语,经过龙飞凤舞的泼墨,挥洒自如地写出来,红纸上雄浑苍劲的好字,看得孩子们出神,像虔诚地对待神灵一样的恭敬。

也有时候,孩子们异常欢乐开心,用小手上蘸爷爷桌上的砚墨,往同伴的脸上抹画,相互嬉笑打闹,大人们出面干涉,房屋热闹成团。爷爷也因此走神写错字,不得不另外拿出自家提前准备的红纸,重新再写。等一幅幅喜气洋洋的春联写好,村民们带着春联嘴里不住地说着“谢谢”,便高兴地回家了。尤其是小孩子们的脸上显得十分神气,感觉春联像是自己写的一般,遇到一般大小的同伴就问:“你家写完春联了吗?”好像写完春联等于年还没有开始一样。

至于我家的春联,是爷爷在腊月二十八这天就提前写好的。等到村里人来我家求春联时,我就闹着奶奶打糨糊。贴对联是父

情

## 过年是一种思念

还能够吃上甜甜的冻梨和金黄色的冻柿子,还有炒得香喷喷的瓜子和花生。全家聚在一起时,那种温暖快乐的氛围,直到多年以后,还是那样记忆犹新。姥姥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,只要有姥姥在,我们心里就非常踏实。

到了上学的年龄,我就回到城里,到我父母身边上学。每年过年的时候,爸妈办好年货去姥姥家过年。对我来说,过年就是一种思念和一种盼望,因为过年就意味着见到我日夜思念的姥姥。虽然她的年纪越来越大,虽然她的背越来越驼,但

是只要我看到姥姥那张写满慈爱的脸,我的心里就踏实起来。常常回忆起姥姥说过的话,她曾经教育儿女们说:“人活着,就要活出志气!不怕穷,就怕懒!只要有这双勤劳的双手,就不会饿死。勤劳能够致富,只要不断地努力,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。”

姥姥没有说错,我们真的都过上好日子了,姥姥也放心地离开我们去了天堂。她留给我的那些浓浓的温暖的记忆,会伴随着我冲过人生的冰河。

过年是一种思念,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,会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。这种温暖的人间真情,足够陪伴我们走过一生。

李剑红

## 父亲·母亲·年

裳捧给爷爷奶奶时,两位老人早已泪花盈眶。

年三十中午,在父亲的带领下先到祖坟上拜祭,就好像我们现在的“预约”一样,意思就是过年了,请老祖宗们回家。上完年坟后,鞭炮声此起彼伏地笼罩了整个村庄,将年的高潮一下子拉开了。母亲历来十分重视年夜饭,因为全家老小一年到头的奔劳好不容易团圆在了一起,平常再不舍得吃不舍得喝,过年了也要奢侈一回,把年夜饭做得丰盛盛的。而我最关心的是,年夜饭吃饺子时能否吃出“硬币”来。在我们家乡,过年包饺子还有把硬币包进去的习俗,谁先吃着了,预示着来年交好运。所以包饺子之前,母亲都会洗几枚干净的硬币,包在饺子馅里,当热气腾腾的饺子一端上来,我和两个哥哥便争先恐后地吃起来,谁先吃到硬币就会得意的放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,让长辈们一阵阵夸赞。

那时候,由于电视信号不

好,用家里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观看春节联欢晚会,画面断断续续,时好时坏,因此除夕夜为了不扫我们的兴,每年春节前父亲都会事先到音像店买几盒评书或是相声的磁带,当电视不能看时,便会用我大哥学习英语的录音机播放给我们听。当然,每年买磁带时,父亲都要买一盒空磁带,把我们兄弟三人在吃年夜饭敬酒时所说的新年学习愿望给录下来。如今,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,每次看到父亲给我们精心保存下来标注着年份的一盒盒录音磁带时,无不感念父亲对激励我们学习的良苦用心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虽然现在人们普遍对过年已经没有了儿时的那种期盼与渴望,但每到年关时我总能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与父亲、母亲过年时的情景。特别是父亲去世后,这种对年的回忆,总是深刻得不能忘怀,清晰得如在眼底,仿佛楔子一般嵌入我生命的骨髓。因为年不仅仅是亲情的团聚,更似是一串珠子中间的连缀点,它系着过去和未来,铭刻着对岁月的眷念与喟叹。

姜宝凤

## 求春联

亲的事。我负责端糨糊,递春联和需要按平的笄帚。父亲把春联端正正贴到大小门上。尔后,家里的枣树上贴上“果木大吉”,堂屋的墙上贴“满院春光”,出门的墙上贴着“抬头见喜”,牲畜的圈门口贴上“六畜兴旺”……满院子的红,增添了春节的喜庆气氛。

如今过年,很少有人写春联了,求春联便自然少了:街

集上到处有卖,人们买回贴上屋门,映照满院子焕然一新。伴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,和着厨房飘散出烹煮食物的香气,以及孩子们欢天喜地的奔跑,就预示着过年真正开始了。腊月除夕是早年,早年到时春联红,红遍整个乡村,也红遍了人们期盼的新春。

宋伯航

